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六七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龍翔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六　　明　何良俊　撰

政事第五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因子產遺訓故言不敢易變之道大率如此余觀孔子雅言及古稱循吏炳煥竹素者何嘗用猛哉太史公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斯言是矣善哉劉寬長者之言曰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

本正源鎮靜流末乎此語可著令甲苟用此道雖聖人之篤恭玄默何以加諸

卓茂為密令有人詣茂言亭長受其米肉茂問此人亭長為從汝求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耶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吏顧不當乘

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鄺道元水經註曰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寛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黄門郎遷密令舉善而徵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為之立祠享祀不輟矣東觀漢記曰茂恬暢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清

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前長居官數月即致貲産奮在姑臧四歳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

鄭尚書在淮陰消息繇賦政不煩苛郡中大旱自出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從淮陰太守四遷為尚書令 謝承後漢書曰弘問主簿黄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龎仲達為漢陽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龎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戸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戸下主簿白以為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戸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

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延叔堅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延篤別見

陳昭公守廣漢入為大司農范曄後漢書曰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祖咸哀平間尚書寵性周密每事務於寛厚由廣漢太守入為大司農後為司空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號為任職相

帝問在郡何以為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少好俠尚氣晚更改節敦儒習尚書讀律令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

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漢由此顯名州舉茂才為洛陽令譚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

袁司徒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言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聞者皆感激自勵袁安已見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范滂已見謝承後漢書曰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家代為漢名臣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

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謝承後漢書曰成瑨少修仁義以清名見稱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多豪强中官緊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

以檢攝之時桓帝乳母外親張子禁恃勢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晊下獄死

范曄後漢書曰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皆與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意

二郡為之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宗叔都宗資已見在汝南請范孟博為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搜拔幽陋天下稱之

范孟博外甥西平李頌是公族子孫行義為鄉里所棄

中常侍唐衡以頌屬汝南太守宗資資用為吏時孟博在功曹心非其人寢而不名資怒責書佐朱靈靈仰謝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謝承後漢書曰宗資責問書佐朱靈靈以告滂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緣頌汙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陳仲舉為樂安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舉孝廉除郎中母憂去官周景辟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李固表薦徵拜議郎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續留　續漢志曰樂安本名千乘和帝更名樂安郡人周孟玉

清潔之士張璠漢紀曰周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前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能致焉仲舉大加寵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袁山松後漢書曰璆為樂城令逍遥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陳蕃為太守璆來置榻去懸之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止居其中行服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

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乎

遂致其罪

孔文舉（孔融已見）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

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

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

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秦子

曰夫盜而不罪者以為勸於養母也哭而見殺者以為哀而不實也）

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臨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廐中十許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為道路費威跪問曰大人清嚴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禄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荆州刺史以忠清顯）

胡質在荆州其子威省覲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又進少飯威疑密加誘問知是都

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

裴潛爲兖州時甞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壁魏志曰裴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之賔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覇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王夷甫王衍別見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

陶公陶侃已見明識過人臨荆州時勑武昌道上種柳人有竊之植于其家陶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柳種子時以爲神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王丞相（王導已見）薨後庾季堅代相網密刑峻（晉書曰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冰為庾氏之寶）殷洪喬出行遇收捕者於途（殷氏譜曰殷羨字洪喬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光祿勳）慨然歎曰

丙吉問牛喘似不爾（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

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殷光祿（殷羨）嘗從容謂庾季堅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王導已見）故能行無理事謝太傅每歎詠此唱

東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為別駕委以州事（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雅敬君德每云當今可以為司徒兗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王允已見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荀爽孔融二人並已見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應元舉郗鑒為賢良阮脩為直言程收為方正時稱其得人郗鑒别見阮修已見晉書曰程收濟北人

劉尹在郡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為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静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劉尹別傳曰劉惔字真長沛國蕭人漢氏之後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孫安國孫盛已見為長沙太守頗營資貨桓溫遣部從事至郡察知之重其高名不時即劾盛與溫牋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溫得牋復遣從事按之贓賄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為秘書監篤尚好學自少及長手常不釋卷既為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何良俊曰小人黷貨固惟其常苟求廉潔自將正當責之賢者桓元子當察舉之寄實宜矯厲頹流使屬城聽采以彰軌物今孫盛贓賄狼籍乃獨以名高不劾及以放蕩致隳始復按之罪狀既明又捨而不問將使小人因之有辭而中才猶或自沮求之舉措俱為失據晉於是為失政刑矣

吳隱之已見為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黷貨未至州二十里

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及乾魚

顧覬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郡莫及宋書曰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

人高祖譓晉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黄老司徒左西掾覬之初為郡主簿謝晦為荆州以為衛軍叅軍愛其雅素深相知待

孔思遠孔覬己見在郡性至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寳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麁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志崇儉素宋世並稱清約

孔思遠代庾徽之為御史中丞庾性豪侈服玩甚華思遠衣冠器用莫不麄率時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初有輕之之意後見思遠蓬首緩帶風貌清嚴便重迹屏氣

莫敢欺犯南史曰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卒官南東海太守

孔思遠使酒仗氣每醉彌日不醒為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劉損為吳郡太守至閶門便入泰伯廟時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猷尚可彷彿衞宇一何摧頹即發教整葺南史曰劉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以毅貴顯退居京口未嘗應名毅甚畏憚每還京口不敢以羽儀入鎮之門損贈太常

張景山歷三府諮議事舉情得多無異同或問景山主上既幼執事多門君每能輯和公私云何致此景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何由而及明闇短長吏是才用之多少耳南史曰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張裕子也州辟從事遷東遷令時殷沖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西曹掾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曰至遂鎖繫尚方南史曰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為丹徒令以清廉抵罪邵寂之歎曰清吏真不可

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名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牓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齊春秋曰何敬叔為長城令在縣清廉不受饋

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來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南史

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孔平仲續世說

曰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為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别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傅翽居官有名為吴令時往别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傅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南史曰傅翽北地靈州人祖僧祐山陰令父琰為建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傅聖翽位至驃騎諮議

顧憲之為建康令剖斷明决人稱神守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為顧建康言其清醇也南史

曰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祖覬之湘川刺史憲之官尚書吏部郎中宋時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傅常侍傅昭已見為臨海郡臨海先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常侍曰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教令勿封

安成王初臨江州南史曰安成康王秀字彦達梁文帝第七子仕齊太子舍人梁朝建封安成郡王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尤好人物世以二安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捜集經記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帝益賢之前刺史取

陶徵士曾孫爲里司安成歎曰陶潜之徳豈可不及後嗣即日辟爲西曹

王綸之爲豫章下車曰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南史曰王綸之字元章王敬弘之曾孫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名曾退居僚末袁粲聞而嘆曰貴游居此位者不以文記爲高自綸之始歴侍中出爲豫章太守

孔光禄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光禄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光禄曰

太守身居美禄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南史曰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曾祖琇之江夏内史祖臻太子舍人父幼孫無錫令奐仕齊為建康令梁武受禪除晉陵太守太建中為吏部尚書甚有鑒裁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諸人莫不悦服

郎世業泛涉典籍清慎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過於此唯頗令人寫書樊子蓋曽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世業答曰覯過知仁斯亦可矣三國典畧曰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曽郡太守智之孫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獄内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門庭虛寂無復訴訟時謂之神門及代去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過人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北史曰宋世良字元友西河介休人魏孝莊時拜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髙

蕪瓊為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啟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

焚其券蘇瓊已見

高僕射高熲別見每以盤盛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録入朝行之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言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

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負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
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
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
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遂得釋薛元超別見殷子良未詳　江幾隣
嘉祐雜志曰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負半千墓云
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劉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
員遂賜姓員　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
臨汾人少與齊州何彥先同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義
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
元初授武陽尉睿宗朝至崇文館學士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晌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封氏聞見記曰嚴安之為赤縣尉力行猛政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漏盡則急鳴裴呼為知更雀劉昫唐書曰耀卿戶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解屬文弱冠拜秘書正字補相王府典籤睿宗在藩甚重之與掾邱悅文學韋利器更直以備顧問府中稱為學直後遷京兆尹尋拜黃門侍郎充轉運使

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於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之士多被搆害而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開成間人猶呼為李右座而不名劉昫唐書曰林甫高祖從父弟叔良之孫天寶中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

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搆天下以為寃

裴琰之為同州司户叅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内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爾命吏人連紙進筆遂為省閲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

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

袁滋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劉昫唐書曰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人弱歲強學以外兄元結有重名往依焉讀書玄解旨與結甚重之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授校書郎使南詔還擢諫議大夫出為華州刺史以寬簡為政百姓至自他境者給地以居其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為本人甚愛之徵拜金吾衛大將軍徵為金吾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劉昫

唐書曰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太尉震之後父太清單父尉祿山亂歿於賊於陵始六歲長客江南好學有奇志釋褐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剛嚴少所接與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欲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遂以女妻之滉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於陵以婦翁權幸方熾卜築建昌以讀書山水為樂滉歿始為膳部員外累官檢校右僕射

盧坦在江淮時旱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坌至又多貸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唐書曰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初為義成軍判官累遷中丞出為宣歙池觀察使

李德裕在浙西日南方信禨巫父母癘疾人子厭棄不肯收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喻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無可棄之義數年惡俗大變劉昫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謫逐蠻方隨侍左右元和初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十一年得殿中侍御史穆宗召入翰林轉中書舍人後李逢吉欲引牛僧孺為相懼德裕與李紳止之出為浙西觀察使

李德裕初作相兩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衛送德裕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衛

送宜停

白傅白樂天已見為郡日恩信及民百姓皆愛而思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為白公檜以比甘棠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已見言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嘗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至有欲泣者臣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方百姓稅重令公輪年全放自令公後無此惠澤百姓窮困追思益切唐書曰韋臯字武臣京兆人貞元元年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功加

檢校司徒中書

令封南康郡王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逐史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劉昫唐書曰令狐楚字殼士家世儒素楚善屬文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皆辟從事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鄭儋在鎮暴疾不及處分後事軍中諠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官尚書僕射封彭陽郡公謚曰文

文宗已見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待詔賜且待別日

趙中令為相日於廳事屏風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機宜文字者悉置於中滿即焚之通衢東都事畧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沉厚有大畧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累官中書令

李文靖李沆已見為相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昻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湘山野録曰李公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凡為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

脂茍狥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撓

正正謂此也憸人茍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公亹沐浴

右脅而逝盛暑中七日方斂

不聞腐氣信履踐之明效也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羣盜竊發郡家開庫

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

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

女卻來局取養之歲稔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

信乎仁澤之周也

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陵長官餘風至宋猶未盡除張乖崖（張詠已見）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五朝名臣言行録曰錢若水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官至同知樞密院事）時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州録事嘗貸於富

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皆覆實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録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若水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從簾中推女奴示之父母持之而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

則甚滅族矣知州言此推官之賜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又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知州歎服司馬温公涑水記聞曰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若水固争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為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如此數次

謝諫議知襄州曰張密學逸為鄧城令有善政鄧去襄

城度漢水才十餘里謝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覲風謡或載酒遨張於野外同酌吟嘯終日而去宋史曰謝泌字宗源歙州人少好學有志擽賈黄中知宣州一見奇之累官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墨客揮犀曰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約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魏公王旦已見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從之德明得詔

懟且拜曰朝廷有人

張師德謁向文簡向敏中別見曰師德兩詣王相公王旦已見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王曰可惜張師德向問何謂王曰累於上前説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師德是狀元張去華子師德又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若奔競而得使無階者何如向方以師德意啟之公曰某處安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因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

曰第綏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蔣侍郎蔣堂已見為江淮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別見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為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涑水記聞曰杜杞字偉長為河南轉運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誘出

之因為設宴飲以漫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滕達道別見東都事畧曰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為人明敏果敢有材知衡山縣上書言事以切直謫監衡州酒稅移通州楚州所至皆有能迹名為右正言

拜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宰相言非祠享不可習沔請以理折之乃謂使臣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觀之由是不敢復請卒官觀文殿學士謚威敏

皇祐中東吳大饑時范文正領浙西吳人喜競渡好為佛寺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大興工役諸寺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服力之人仰食公私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

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人以為文正之惠富韓公在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公常自以為功語人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邵氏聞見録曰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初遊場屋穆伯長見而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後果登大科位至丞相封韓國公謚忠文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小時為三班奉職勾當滁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為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

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為延譽卒成聞人宋史曰王向字子直福建侯官人王回弟也為文長於序事嘗作公默先生傳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厲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呂氏家塾記曰包拯字希仁嘗為京尹令行禁止天下皆吁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

蓋當時亦稱司馬召賓為司馬家

謝希深幼子景平監光化軍稅有一兵官為本廳軍員所持憂憤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語其事景平曰君第自解去吾必能報之兵官既去景平呼軍員責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無賴大言曰景平但可飲酒擊鞠耳此事何能預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有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最幼尚有家風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

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為名儒

孫夢得為中丞東都事畧曰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而置其上蜀人謂之書樓孫氏抃中甲科官翰林學士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唐介別見東都事畧曰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孫抃薦為御史彈治宰相梁適謫判虔州後知永興軍關右大旱中復奏請賑䘏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官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或人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俱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

耳

司馬文正公作相日親書牓稿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内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請不語及

高宗視師金陵時張魏公為守張浚已見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曰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和王不得已命斬之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博也公立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鏹告貸壅莫售京尹曹泳以

白檜檜即席命名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㕘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貿大昂泉溢於市

曲端為涇原都統日張魏公嘗按視其軍端執撾以軍禮見營中閴無一人公異之謂欲㸃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㸃其一部端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

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閱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周公謹

曲壯閔本末曰曲端字正甫鎮戎軍人善屬文長於兵畧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宣撫司都統制羅索寇邠州端屢戰皆捷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泣敵人目為啼哭郎君既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羅索以孤軍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尼堪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羅索孤軍然將士輕脫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無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為客彼常為主今當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河東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

以其言復命浚不悅其秋烏珠窺江淮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為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趣時王庶為參謀與端有宿怨譖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積前疑復聞庶言大怒罷其兵柄謫海州團練萬安軍安置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羅索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叙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浚自興州移司閬州復用端吳玠憾之懼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譖之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虜疑端知其謀從端恭州置獄端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有一官曰盛服候之如事上官禮端甚訝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決無他慮若欲早出第手書一病狀獄司即以申主

便可憑藉出矣端欣然書之甫就獄官遽卷懷而去是晚即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冤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為冤然觀其很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為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強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陳答曰良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宋史曰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至孝性資莊重為文慨博有氣紹興五年進士知

溫州瑞安縣累官太子詹事

馬人望為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遼史曰馬人望字儼叔高祖胤卿為石晉青州刺史人望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文獻

張特立為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刧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

里遂過將軍家温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貴斂跡民賴以全（元史曰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為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候世宗時歸隱田里世祖特賜號中庸先生）

胡汲仲（已見）嘗為台州寧海主簿時浙東大祲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賑卹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萬屬汲仲去行旁縣汲仲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閲月再至索其錢汲仲抱成案進曰錢在是

矣托歡徹爾怒汲仲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托歡徹爾不敢問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相聚於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嫗訟之汲仲命以年麥賫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使神督之盗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還所竊衣

至元中鈔法不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兵部郎中趙孟頫

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仍命凡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元史曰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湖州故為湖州人父與訔生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中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世祖大悅

王克敬為江浙行省叅政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

爵以滌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元史曰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而異之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孜孜為儒者事既仕為江浙行省屬累遷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為令

益苗為濟寧路單州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未有以

應時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食此者尤多豈可坐視而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元史曰薔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聰敏好學善記誦弱冠遊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

中授濟寧路單州判官

語林卷六

語林卷七

明 何良俊 撰

文學第四上

仲尼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而以文學顯者二人可不謂難哉子夏序詩與六經並垂宇宙何可掩也獨子游無所考見説者以為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嗚呼夫文與義皆天地之髓也苟非得其精華者曷足以與此後世言有枝葉若與古少異矣然覽其豈義綴文理幹辭

條蔚然並茂非有義根曷從生哉枝葉雖繁又烏可少也余故摭其最者著之篇使來者得以觀焉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曰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太史公儒林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

梁敬叔閉戶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

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范曄後漢書曰梁竦字敬叔安定烏氏人父統太中大夫兄松尚光武女舞陰公主以誹謗下獄死竦與弟恭俱徙九真

朱公叔覤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朱穆已見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蔡中郎蔡邕別見到江東得之歎為高文

恒秘翫以為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其帳中果得論衡一部袁山松後漢書曰其後王朗為㑹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袁冀州袁紹已見大會賔客使人要鄭康成鄭玄已見鄭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袁氏客多豪俊並有才説見鄭儒者未以通儒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鄭依方辯對咸出問表得所未聞莫

不嗟服范曄後漢書曰黨禁起𤣥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𤣥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𤣥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董卓被誅蔡中郎適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嘆有動於色允即收中郎治罪中郎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張璠漢記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勲與鮑宣卓茂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貞定公邕性篤孝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督促發遣邕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太尉馬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中郎遂死獄中三輔決録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

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魏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父彧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 何劭荀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哭之感慟路人 荀氏家傳曰彧五子惲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惲弟俁字叔倩御史中丞俁弟詵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顗字景倩顗弟粲 晉陽秋曰荀顗博學洽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 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

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何平叔何晏已見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

諸人述之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庶子年五歲繇遣見蔣濟濟甚異之及壯有才數技藝精練名理王輔嗣王弼別見意頗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為得

曹爽嘗集諸名德使何尚書談理時少長莫不預會魏春秋曰曹爽字昭伯魏宗室大司馬真之子受明帝顧命傾專政恣肆以不得於司馬宣王被誅中領軍

聞之歎曰妙哉何平叔之論道盡其理矣魏志曰曹羲爽之弟爽用為中領軍後爽頗縱酒作樂羲深以為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托戒諸弟以示爽爽甚不悅羲以諫諭不納涕泣而起

王輔嗣與何尚書何晏已見論道其賦會文辭不如晏然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魏志曰王弼字輔嗣父業粲族子官至尚書郎　何劭王弼別傳曰弼幼而察惠好老氏通辯能言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尋為傅嘏所知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其注老子為指畧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淡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

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中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歎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王輔嗣與鍾士季（鍾會已見）善鍾之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王之思致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釆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儁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

號為神童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麄醜無威儀而嗜酒　管輅別傳曰輅父為瑯琊即邱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黌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黌之儁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辯之士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嘆不已

管公明將赴洛辭裴使君 荀綽冀州記曰裴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之少弟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

裴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

不精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殆破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公明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也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味玄虛覽道無窮如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已久何足復言

黄初中有甲乙疑論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閎字仲茂諶之子為太子文學掾

鍾元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 王景興 王朗別見 袁曜卿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渙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為布所拘留 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衆人皆重載渙取書數百卷而已 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為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初為王朗功曹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

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容得書奇之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
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又觀象雲物察應
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虞翻別傳曰翻
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
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
以類萬物臣高祖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平輿令
成纘述其業至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日南太守歆
受本於鳳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
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
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
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
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
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輙

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葢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謹正書副上　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内英才解之率少孝靈之際頴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説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嘆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少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潘元茂作魏公冊命辭義溫雅人謂與典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時人見此冊疑是仲宣所為論者紛紜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元茂子湘時亦

在馬太傅語之曰尊君作魏公冊高妙信不可及吾曾聞仲宣亦以為不如朝廷之士始信是元茂作（潘勖已見）

邯鄲子淑初詣臨菑侯（魚豢魏畧曰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臨菑大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正熱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子淑曰邯鄲生何如耶乃更著衣幘整容儀與子淑評說混元

造化之端品物區别之意然從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莫敢與抗及暮子淑歸對其所知歎臨菑之才謂之天人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十歲即善作文太祖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初封平原侯後徙臨菑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者數矣然任性而行不自雕厲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左右並為之説遂定為嗣

魏武嘗辟阮元瑜張隲文士傳曰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知名于時不至連見偪促遂逃入山中魏武使人焚山得之阮至名見魏武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阮不時與語使就伎人列阮既解音聲又善鼓琴遂撫絃按節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翫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魏武大悅魚豢典畧曰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曹操)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魏畧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檄文即琳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也)

蔡中郎(蔡邕已見)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書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又是中郎所歎因用元歎為字(吳志曰顧雍字元嘆吳郡吳人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家人不知後代孫邵為

丞相

陸公紀容貌壯偉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仲翔舊齒名德龐士元龐統別見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交善吳志曰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父康漢廬江太守績在吳吳除鬱林太守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不廢著述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預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

皇甫士安皇甫謐已見耽翫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為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況命有脩短分定懸天乎　虞預晉書曰謚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

張茂先强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　晉陽秋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博覽洽聞無不貫綜

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

比之子產孔子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爲惠於學爲博物吾以兄事之也

陸士衡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近夕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無以酬抗士衡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士衡怪悵還睇昨路都無民居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輔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或云是士龍酈道元水經註曰今

尸鄉澤野負原夾郭多墳壠馬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衛叔寶甚有名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談遇有勝日親知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

王太尉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每云不知比没當復有能通之者不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虚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處仲處仲王敦字

謂太尉曰阮宣子阮脩已見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暢王大

歎服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盛著窻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宋因此玄功大進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兖州刺史

劉殷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王隱晉書曰劉殷字長盛新興人

阮思曠阮裕已見不甚博學而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

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謝叙說既畢阮以傅嘏為得於是撰數百許語精義入微聞者皆嘆味之

阮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詣理精辯言不足而旨有餘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阮咸子瞻夷任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仕至太子舍人

謝萬嘗作八賢論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為四隱四顯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晉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以示孫興公孫以為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

歸時以興公義為得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

時人有稱庾太尉理者庾亮已見殷光禄曰此公好舉宗本槌人殷浩別傳曰浩父羨字洪喬光禄勲

殷中軍於佛經有所不了晉書曰殷浩字洪源陳郡長平人父羨豫章太守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善玄言為風流談論者所宗遣人迎林公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内林慮人本姓關氏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五十三終于洛陽林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

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大以爲然羊愔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内史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梁釋慧皎高僧傳曰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西域東遊龜兹龜兹王造金師子坐以庭之苻堅遣驍將吕光伐龜兹得什載與俱歸吕光死姚興迎什入關待以國師之禮什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汎愛爲心虚己善誘終日無勌弘始中卒于長安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

出經叙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僞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毘曇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殷仲堪在都嘗徃看碁從在瓦棺寺前宅中王隱晉書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悅之俄爲黄門侍郎于時袁羊袁喬小字與人共在窓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對如流圍碁不輟意色傲然殊有餘地仲堪撰辭致難每有徃復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禄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

殷仲堪談理正可與韓康伯對晉陽秋曰康伯殷浩甥善言理浩甚愛之桓

敬道在南郡嘗作四皓論以示仲堪桓玄别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温少子幼童中温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荆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仲堪致難往復甚有弘致玄論曰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殷難曰隱顯黙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而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

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慣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棄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仗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於今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存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陸平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司空張華已見嘗謂之曰人之為文每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陽秋曰陸機字士衡吳郡吳人祖遜吳

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　陸機別傳曰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平原內史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博覽史記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為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歎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

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絶嘆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楊烏之儔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張司空張華已見見左太沖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成公子安少有俊才辭賦美麗張司空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絶倫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

其貧賤不重其文仕為中臺郎

楊公回少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輙讀五經鄉邑未之知晉書曰楊方字公回虞預以其文示賀循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遷司徒參軍自以地寒不顧久留京華求補遠郡間居著述導從之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異越春秋并雜文筆行于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

諸葛道明見而奇之諸葛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瑯琊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名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

嘗使為文薦郡功曹時參軍虞預見而稱美晉書曰虞預字叔寧會稽餘姚人徵士喜之弟十二而孤好學有文章為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為

丞相行參軍所著有晉書會稽典録送以示賀循循報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其文甚有奇分若果出胷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耶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莠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賀循別傳曰循字彦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内史

袁彦伯袁宏已見才藻逸文章絶美為桓大司馬桓温已見記室參軍桓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袁為東征賦徧稱過

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常侍（桓彝桓溫之父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時伏滔亦在桓公府（晉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邱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宿與袁善苦諫之袁笑而不答公知之甚忿又不欲令人顯問後遊青山歸命袁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公問袁聞卿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袁答云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公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袁應聲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

可忘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公浤然而止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癲何預盛德事耶

王茂世少有才藻沈約宋書曰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晉孝武崩詔茂世從叔東亭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茂世曰猶少叙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茂世茂世便攬筆益之

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東亭賞其清拔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阯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令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晉書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志脩學不以險難易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仕劉曜為中書侍郎

王淮之是彪之曾孫祖父臨之納之並博聞多識練悉

朝儀自是家世相傳諳江左舊事代有纂述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南史曰淮之字元曾瑯琊人初為桓玄大將軍行參軍宋臺建除御史中丞卒官侍中

何侍中為丹陽尹時立宅南郭外更置玄學招集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頴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倩玉玉球別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宋書曰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曾祖準高尚不仕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鴈門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明中徵詣京師開館居之高祖臨幸朝彦畢集時顔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高祖命顔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顔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宋書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續之年十二從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顔子武帝北伐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月餘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辟太尉掾不就

釋道生是法汰弟子幼便明悟十五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之釋慧皎高僧傳曰竺道生鉅鹿人幼頴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

俗歸依儁思奇拔開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敬挹風猷言甚不受報頻悟成佛著論於世

張思光張融已見玄義精明初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何承天與宗炳書曰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足下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

顧景怡義學明解南史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為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景怡共論四本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景怡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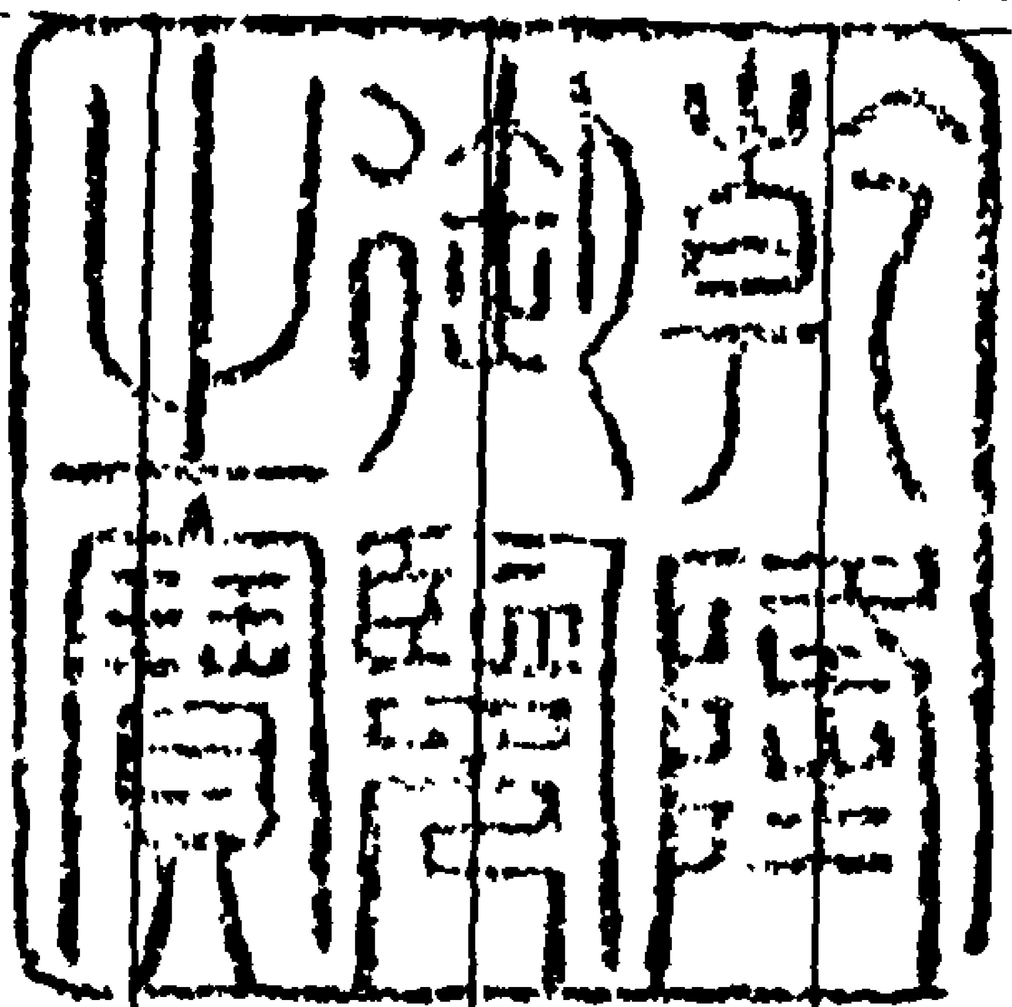
蘭碩危而容傅嘏宣國安而疎李豐士季似而非鍾會公深謬而是王廣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群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互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景怡往復世以為廣之才理尤為精詣南史曰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善清言弘明集曰朱廣之疑夷夏論以書諮顧道士曰廣之叩

頭見於謝常侍往復夷夏論辯章同歸之義可為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眗尚端冕之飾屏破緇衣之素申以擎跪之恭辱以跏趺之肅桎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徒方壅然則三乘之悟肎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覿理悵怏良深謝生貶没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為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脫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覈沉替絨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緼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遥夜轂起申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纓若彌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汎無主轉墮之實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顧歡黨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著門律言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以示周彥倫彥倫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别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攻難數反張理如小屈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辭韻如流
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
不解
周彥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
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
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空假名難二
宗又立假名空西涼智林道人見之遺彥倫書曰此義
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

得此義竊每歎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録唯有此塗白黒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旨猥來入耳始是真賞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釋慧皎高僧傳曰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顒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乃致書於顒謂便宜廣宣顒因出論焉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坐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



語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八九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八

明 何良俊 撰

文學第四 中

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釋慧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游方廬山諮稟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答云有生公弟子道猷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勑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

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鋭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廼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閲真俗研思因果廼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絶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王令明王惠已見夷簡恬曠不妄交遊門無雜事陳郡謝宣遠才辯有風氣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黄門郎幼童傳曰謝瞻幼而聰悟五歲能屬文通玄理其群從宣明謝晦已見阿多謝曜小字已見亦自儁

上嘗同造令明談義諸謝言論蜂起文史間發令明時
相酬對言清理遠宣遠等懸負而退
齊竟陵王蕭子良已見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南史曰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博通經術尤精三禮官至鄱陽內史竟陵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范答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
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
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何子季與周彥倫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史曰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鑠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尋徵領軍司馬並不就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南史曰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鮔脯糖蟹嘗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鮔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

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見此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與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大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胤未年遂絕血味

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昭明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

僧講論不輟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深致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士庶皆以為至德所感昭明集有

令旨解二諦義曰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適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智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為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為雜間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偽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為義生滅流動無有住

相涅槃經言出世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諦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偽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為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又與南澗寺慧超栖玄寺曇宗等問答二百餘條文多不錄

何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東海郯人與宗人遜及思澄俱擅文名卒於國山令早有才思工於清言周昇逸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南史曰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周顒子也長而博學尤精義理官至侍中太子詹事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于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謚貞白先生

陶隱居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輙覺

徐常侍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常侍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

與抗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徐摛子也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十三通老莊義及長博涉史籍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

蔵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皆是勝流時周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視俄而乘間進難一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是弘正大相賞狎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爲伯父捨所養十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弟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爲湘東王記室參軍

周弘正甚爲伯父捨所重每與談理輙異之曰觀汝精神頴悟清理

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張叅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叅軍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叅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叅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

馬要理義學精解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引為學士時邵陵自講大品令要理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邵陵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要理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别轉變無窮聽者無不稱善梁書曰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隱于茅山不應辟命每王公餽餉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盗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黄能視暗中物有白鷰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撰道覺論行于世

隋高祖嘗令沈重與辛彥之論義北史曰沈重吳興人隋時稱為碩學重不能抗避席謝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隋書曰辛彥之隴西狄道人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入隋拜禮部尚書與牛弘撰新禮

陶徵士少有高趣昭明太子陶徵士別傳曰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羣任真自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世號靖節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談者以為皆其胷懷本趣也陶集五柳先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兹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謝康樂以疾東歸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襲封康樂侯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建辟大司馬叅軍後為臨川太守為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有司奏依法收罰詔於廣州棄市

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

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為康樂四友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幼而聰敏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賞之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年二十七卒　南史曰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羊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為司徒竟陵王誕所幸愛誕敗坐誅何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皆不及也臨川王招集文士長瑜自其國侍郎至西平記室參軍

宋元嘉中南平王獻赤鸚鵡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賦畢賫示謝希逸謝莊已見時希逸賦亦竟袁見而嘆曰江左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

之傑也遂隱其賦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康樂賞愛之嘗曰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所及也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巳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

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荆州昭為前軍掌書記子頊敗為亂兵所殺

宋孝武殷貴妃亡丘長史獻挽詩三首有曰雲橫廣堦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

鮑明遠文辭贍逸當世推美初入臨川王義慶衛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没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

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

張思光作海賦成文辭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公此賦實超玄虛王儉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文章雋麗爲楊駿府主簿 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謝超宗坐康樂事徙嶺南南史曰謝超宗謝鳳子靈運之孫也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好學有文辭宋孝武用爲寵子新安王子鸞

常侍時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齊世祖問王僕射王儉已見當今誰能為五言詩王答曰謝朏得父膏腴南史曰謝朏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仕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江淹有意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

江文通以文章顯著後罷宣城郡歸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疋錦在卿處今可見

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當遂遺君江自爾文思頓減

江文通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何參軍與族弟水部（何遜別見何子朗已見）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

當推遜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思澄少勤學工文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仕至湘東王録事參軍

王仲寶極重任彥升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嘗語人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

何散騎嘗為敗冢賦以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

范彥龍梁書曰范雲字彥龍南鄉武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機警有識善屬文仕齊為竟陵王文學至梁為散騎侍郎大重何仲言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官至尚書水部郎與結忘年交好一文

一咏范輙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覩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懦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謝玄暉長於五言詩沈休文見之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瑯邪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

沈約謝眺周顒巳見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瑯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

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柳文暢嘗和高祖登景陽樓詩曰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當世傳稱咸以為佳

柳吳興嘗為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嘆以為佳因書齋壁

昭明太子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雋上流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

未之有也

天監中張士簡張率已見奏待詔賦帝手勑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王詹事工為詩沈休文甚知之南史曰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僧虔之孫幼警悟七歲能屬文十六為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歷秘書監太子詹事謂其伯父次道王志已見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昔謝玄暉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筠數首方知此言為實南史曰筠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

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過見暫覩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沈尚書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詹事示其草王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踡尚書曰僕嘗恐人呼作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縣埳而帶坻王皆擊節賛賞尚書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邀正此數句耳

沈尚書於郊居造齋閣成王詹事為著草木十詠書之于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目尚書語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王文海在會稽日會稽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 南史曰王籍字文海瑯琊人祖遠光禄勲父僧祐黄門郎籍好學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天監中為湘東王諮議參軍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常語人曰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

蕭子顯著鴻序賦成南齊書曰蕭子顯字景陽豫章文獻王嶷子也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文仕梁為吳興太守贈中書令以示沈休文休文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蕭子顯自序曰余為邵陵王友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鸎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且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天監六年預九日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成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

賈誼何如哉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搆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傅茂遠傅昭已見蒞官清靜朝無請謁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學府

劉孝標少未開悟晚更厲精嘗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為書滛劉孝標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

閣以病乞骸骨隐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强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

徐衛率文體綺麗春坊盡學之號為宫體變動一時高祖召見欲加責讓既至應對明敏高祖意釋因共商略

經史次及百家雜說未論釋典衛率參校詳雅辭辯縱橫高祖深相嘆異更被殊寵三國典畧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散騎常侍超之子文好新奉不拘舊體梁武帝謂周捨曰我欲舉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者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而堪此選帝曰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貌也乃以為侍讀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宫體杜輔玄義學精深無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九龍殿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説二詔問説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

如何輔玄曰在寛成寛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寛非狹詔問既言成寛成狹何得非寛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寛對曰若定是寛則不能為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寛以非寛狹故能成寛狹寛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魏收魏書曰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幼聰敏及長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表上之又注莊子惠施篇幷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死行于世官至膠州刺史

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説佛理杜輔玄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卲秘書監魏收並侍法筵勑輔玄升師

子座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

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便是誰比魏書

曰杜輔玄嘗與邢子才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杜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何獨致恠邢曰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合各遂其性杜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杜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種識種不見謂以為無神之在形亦非自

矚離朱之明不能覩睫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杜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嘆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之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杜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末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容乃遠寄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杜曰共陰而息

尚有將别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嘆況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其後别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人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北史曰李士謙字子約小字容郎趙郡平棘人李諡之子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歿捨宅爲伽藍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家富於財以振施爲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開皇八年終趙州士女莫不流涙曰我曹不死令李參軍死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人莫能難隋書曰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

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

邢子才（邢邵巳見）率情簡素博覽墳籍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子才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

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時人謂之溫邢

彭城王彥和博綜經史雅好文筆風儀容貌端嚴若神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遊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為要略魏書曰彭城武宣王勰字彥和獻文皇帝子也少岐嶷姿性不羣長而好學雅善屬文長直禁中參決大政軍國之事無不預焉封彭城王官中書令

蕭仁祖蕭愍已見嘗於秋夜賦詩曰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

踈邢子才甚愛之語人曰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顔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顔黄門亦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固宜然

魏孝静人日登雲龍門崔㥄侍宴魏書曰崔㥄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群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㥄所為仕至東兖州刺史又勑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北史曰崔瞻字彦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

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天統末官銀青光祿大夫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幷為崔瞻父子

盧詢祖嘗作趙郡王妃挽歌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内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宫春艷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牀空當時嘆以為佳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人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

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虚士隋書曰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隴西辛術與語嘆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官至司隸大夫

裴子野撰宋畧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劉璠梁典曰子野曾祖松之元嘉中受詔續修宋史未成而卒子野欲繼成先業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馬子野更撰宋畧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馬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

煬帝時洛陽獻合蔕迎輦花帝令袁寳兒持之號司花

女時虞永興草征南指揮德音於側寶兒注視之帝曰昔傅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虞為絶句曰學畫鵶黄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稱美劉昫唐書曰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父茘陳太子中庶子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後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學於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又沙門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太宗朝官秘書監爵永興縣子

李德林為内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

婦女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私素寵姬旦日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令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叙若稱吾意當貸汝死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李德林楊素李百藥並已見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宣傳燈録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懐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祭酒孔頴達心存道黨

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時太子在坐語祭酒曰君既譏説真爲道黨慧淨即啟曰淨聞君子不黨何祭酒亦黨乎太子大笑合坐稱善劉昫唐書曰孔頴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筭歴解屬文同

郡劉焯名重海内頴達造門請質疑滞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

王無功王績已見以周易老莊置床頭他書罕讀也

魏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劉昫唐書曰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屬意縱横之説大業末事李密後歸朝為隱太子洗馬太宗踐祚拜諫議大夫累官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

論古今勝者乃得升張曲江（張九齡已見）論辯風生首登此

座

李北海小時見特進李嶠（李嶠已見）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

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北海固請乃假

直秘書省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

歎曰子且名家（劉昫唐書曰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受文選於曹顯後賀蘭敏之薦為崇賢館學士敏之敗善配流嶺外赦還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為業所注文選行于時邕少知名長安初李嶠張廷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官召拜左拾遺天寶初為北海太守）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凡親友祈借者先投束修羊（宋祁唐書曰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累官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入為户部侍郎復拜右丞）

劉秩詳摭百家倣周書六官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宋祁唐書曰劉秩字祚卿史官劉知幾子也累官給事中所著政典止戈記凡數十篇）

杜君卿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劉昫唐書曰杜佑字

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鴻臚卿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累官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使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宋祁唐書曰劉迅字捷卿劉知幾第五子也歷京兆功曹參軍事上元中避地安康卒

杜君卿杜佑已見資性嗜學雖名位通顯猶夜分讀書

陸魯望每得異書熟誦乃録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唐詩紀事曰陸龜蒙字魯望吳郡人父賓虞浙東從事龜蒙少高放從張摶遊張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書

交流俗常乘小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終于家

裴公美裴休已見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

語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九　　明　何良俊　撰

文學第四下

杜正倫在中書曰劉昫唐書曰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為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録事參軍貞觀四年遷中書侍郎顯慶中為相與舍人董思恭夜直共論文章思恭歸語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唐書曰董思恭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為時人所重初為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

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廵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驚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以為神仙唐書紀事曰上官儀字游韶陜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一時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為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

王勮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劉昫唐書曰王勃與兄勔勮才藻相類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遷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恱服

王勃道出鍾陵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誇客因出筆紙徧請坐客皆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劉昫文苑傳曰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司戶書佐棄官歸以講學為業父福時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父為雍州司戶左遷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駱賓王在徐敬業府為敬業檄武后罪狀后讀但嘻笑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

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劉昫唐書曰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落魄無行好與博徒游高宗末為長安主簿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去文明中與徐敬業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

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南遊靈隠寺夜月極明在長廊行吟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句未屬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遂續終篇或言老僧是駱

賔王唐詩紀事曰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諂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賦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獪險盈惡流欽州賜死

自建安以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當時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唐詩紀事曰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

崔融作武后哀冊文發疾而卒時人以為二三百年來無此文劉昫唐書曰崔融字成晏齊州人擢八科高第官司農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招集文學之士融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

天后時刑吏横酷謡及善人劉知幾悼士無良而甘於禍患作思謹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劉昫唐書曰劉子𤣥本名知幾少與兄知柔以詞學知名長安中累遷左史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

郭元振嘗因奏對天后與語大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劔篇后覽嘉歎唐詩紀事曰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天資雄邁景雲中位宰相

蘇廷碩爲中書舍人制詞敏速李特進李嶠已見見而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吾所不及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戴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爲中書舍人時瓌同三品父子同在禁苑當世榮之

玄宗平內難日書詔填委蘇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丏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王方慶嘗稱徐堅文章典實嘗稱之曰此掌綸誥之選也

劉昫唐書曰徐堅字元固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楊再思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就堅質問堅必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

孫逖除庶子曰

唐詩紀事曰逖河南人年十五見崔日用試土火爐賦援筆立就甫冠三擅甲科終刑部侍郎

苑咸草制詞曰西掖掌綸無對當時以為知言

顏魯公集曰唐人推咸為文誥之最　王右丞贈苑咸詩序曰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

孟浩然嘗遊秘省值秋月新霽諸英畢集相與賦詩次

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絶咸以之閣筆不復為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玄宗與太真妃賞花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令進清平樂詞白援筆立就語詞妙麗天下稱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游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

權載之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志為請者十七八一時稱為宗匠（權德輿已見）

韋蘇州（韋應物已見）至性高潔嘗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為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惟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厠賓列與之酬唱

郭曖尚昇平公主（劉昫唐書曰郭曖子儀第六子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幃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曰薰香荀

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愁衆以為工或言是夙構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端復賦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一時稱其妙絶曖出名馬金帛為贈姚合極玄集曰李端趙郡人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洞耿湋夏侯審唱和號十才子歷校書郎杭州司馬　唐詩紀事曰錢起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

秦公緒與劉長卿善時以詩酬唱宋祁唐書曰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後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注老子彌年不出

(人號其山為高士峯)權德輿(已見)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秦處士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唐詩紀事曰劉長卿字文房終隋州刺史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為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其名重如此)

裴晉公(裴度已見)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公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令公索句時元白首唱白樂天已見　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稹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平章事　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為元才子　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文筆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次至楊汝士唐詩紀事曰汝士字慕巢牛奇章待之善開成初鎮東川時嗣復鎮西川昆弟對擁節旄世榮其門汝士援筆書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元顧語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楊於陵已見入覲唐書曰於陵以長慶四年留守東都其子嗣復已見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故人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席賦詩時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是日大醉歸語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

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客同會於白樂天舍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滔引一盃飲已即成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為家

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劉昫唐書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溆世以儒學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為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唐詩紀事曰韋楚客長慶進士終于拾遺

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也因為之延譽聲名遂振唐詩紀事曰顧況字逋翁姑蘇人性詼諧與柳

渾李泌為方外友德宗時渾輔政以秘書郎召及泌相遷著作郎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户居茅山以壽終

白傅藏書于東都聖善寺號白氏集李丞相公垂有詩曰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扃院閒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其為當時推重如此劉昫唐書曰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中書令父悟為晉陵令因家無錫紳形狀短小而精悍能為歌詩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遹而獲免錡誅拜右拾遺穆宗時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

白樂天長恨及上陽宮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

間宮禁事最為深切然微之有行宮一絶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當時稱其語少意婉有無窮之味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曰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北夢瑣言曰球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武宗賜陣傷邊將詔封敖草詞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

帝言此語如朕意中出即賜以宫錦劉昫唐書曰封敖字碩夫渤海人大和中為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尚奇澁武宗深重之大唐新語曰李德裕定策破回鶻誅劉稹封衛國公其制語有遏横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盗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懐静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

尚書東莞公夜宴坐列數花叚成式作連珠以代劇語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室素女怨仙俗之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匹金鷄玉鵠不願成

群其二日名比大喬怨佳期之末卜居連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逼更長斜漢回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遲遲一時稱其美麗劉昫唐書曰段成式字柯古父文昌劍南節度使成式以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咸通初出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閒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為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仁宗陵名昭陵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

高一倍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隨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謚宣獻經史百家莫不通貫家藏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修國史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時以為榮　陳叔易常歎此事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凡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心頗自愧竊揣萬幾少暇不應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

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僧文瑩玉壺清話曰陳彭年字永年生撫州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輩所重入朝除正言待制龍圖閣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嚴設糊名謄錄取字林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遂為著格奉勅編太宗御集累官參知政事

張端公名重當世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時號張百盃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盃一掃詩百篇也有士人頗强記自負飲酒尠雙求一朝士書牘為容持謁端公端公啓緘喜曰君果多聞又能敵吾飲量吾老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命酒共酌三十許盃士人雄辯風生端公畧不為動俄辭以醉端公笑

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當為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為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得儀禮以白端公端公語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琅然背誦士人始駭服再拜以為端公真奇人

曾子固曾鞏別見初為太平州司户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為禮一日就設廳作大

排召子固惟賔主三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為曽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為之即令子固代書遂口占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盖子固年少恃才私以不識字詆伯玉至是始歎服以為不能加異曽能改齋漫録曰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

張文定公張方平已見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

容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覧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絶歎以為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崇信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呉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況兹紙上

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熈寧前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司馬温公范蜀公以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説而温公尤信蜀公遂以為譏温公曰吾豈

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棄我而從其書耳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後因蜀公不納乃以書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棹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别温公悟理已到至處乃能知其不異僧曉瑩羅湖野録曰富鄭公鎮亳州華嚴顒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既有證入别後答顒書曰示諭此事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如粥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和尚得粥百千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甚事所云陶汰甚多每念古尊宿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日日聞道聞法方得

透頂透底徹兩次衆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擿發何由見箇涯岸未知何日瞻拜但日夕依依也續傳燈錄曰圓照禪師常州管氏子體貌龎碩十九出家漕使李復主命開法瑞光法席日盛神宗造相國寺召為慧林第一祖召對延和殿帝目送之曰真慧福僧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荅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原父就坐中疏入

閣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王介甫喜談經術雖館閣諸公莫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來介甫為之小屈朱弁曲洧舊聞曰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蓋指介甫也祭文宣和以來始傳于世

王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或宴居默坐研究經旨知常州日對客未嘗笑一日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啓公公曰疇日席上

偶思咸恒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慶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為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温公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忿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

顔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壊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蘇子瞻云范景仁范鎮已見平生不好佛晩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

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蜀公公終

不領五朝名臣言行録曰韓維字持國忠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官仕至門下侍郎　邵氏聞見録曰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官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一日侍生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

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劉道原劉恕已見枉道就借覯之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閤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

劉道原在洛陽與司馬温公同遊萬安山道旁有碑乃

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終始不遺溫公歸驗之舊史信然司馬溫公十國紀年序曰光嘗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幾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興衰繫衆庶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喜尋詔光編次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

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隠乎爾山谷乃服羅湖野録曰太史黄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黄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曾文清每日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宋史曰曾幾字吉甫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從舅氏孔文仲武仲學為文雅健詩尤工

楊文公楊億已見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謝希深謝絳已見嘗作上楊秘監楊億啓事有曰曳鈴其空

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大年題於所

携扇曰此文中虎也 中吳紀聞曰歐陽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多也

蘇舜欽既放廢寓居吳中 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叅知政事易簡之孫慷慨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輙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揺動衍舜欽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者十餘人 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舜欽既寓于吳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問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能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來者往往鉤賾言語欲以傳播故閉戸不敢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之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麤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

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相違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林圃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必欲居此也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

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胡武平嘗奉勑撰溫成皇后哀冊當時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馬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警當熊已屬覽者無不歎服東都事畧

曰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為人清儉謹默内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涖官臨事謹重不輙發發亦不可回試館閣校勘遷端明殿學士謚文恭

劉原父已見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

主九人命原父草制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多也

王荆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没後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某自負亦如此

王荆公在鍾山有客自黄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

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皐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遣人取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為知言

蘇子瞻自黄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為

我輩設哉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趂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田晝別見）與一二客從後觀之田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辭以不能如蘇公豈得以此懾伏

蘇子瞻奉祠西太乙見荆公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注

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蘇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荆公遊蔣山詩後寄示荆公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二句

荆公為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示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覩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為必子固也

曾南豐表中語有曰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

濤不驚陳履常甚愛之嘗曰此語信為奇偉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冠遊太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

蘇東坡荔枝詩有云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當時絶歎以為工

蘇子由嘗云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耳

徐師川是山谷外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周煇清波雜志曰東湖徐師川名俯視山谷為外家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贊機命

耶律良讀書醫無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巳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遼史曰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重熈中為燕趙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厩馬

遷修起居注會獵秋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

蕭蒲离不謝絶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遼史曰蕭蒲离不字挼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於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累徵皆以疾辭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元史曰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拓跋魏之裔頴悟絶出讀書過目輙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士選陞江西左丞辟為省掾累官翰林學士河南行省左丞嘗問吳幼清五

經與義退而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元史曰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居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言其地當出異人澄三歲頴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過勤節其膏火澄候母寢燃火復誦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程鉅夫奉詔求賢起澄至京師母老辭歸董士選薦澄有道擢翰林應奉學者稱為草廬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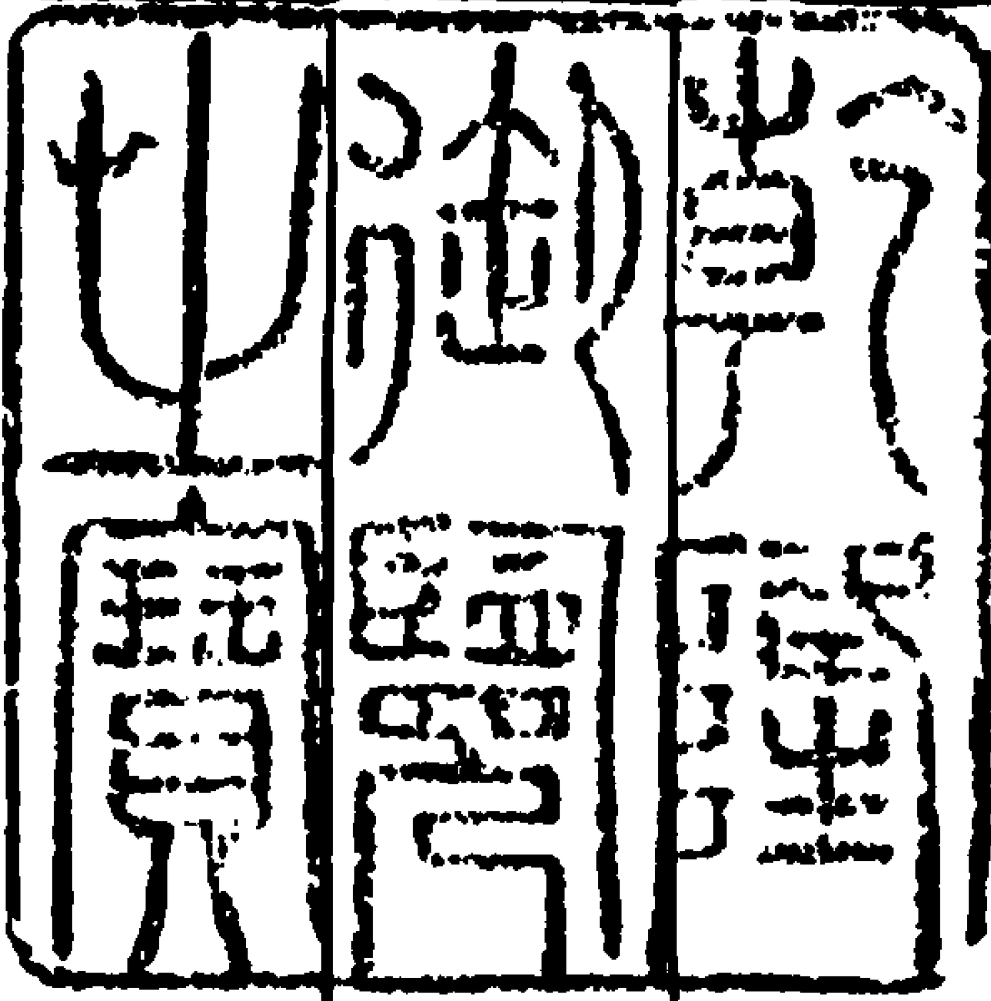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絶倫嘗語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度江後事能月記之

張伯雨輟耕録曰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入京初謁虞先

生（虞集已見）先生不與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伯雨畧相酬對或不能詳復問伯雨能作幾家符篆伯雨對不能先生曰集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歎伏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交欵甚密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陳治中（輟耕録曰陳孚字剛中臨海縣人以薦入翰林使交州有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嘗與呂徽之相遇于道治中時猶布衣策蹇驢行見徽之風神高遠問曰君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徽之亦問君非陳

剛中乎遂握手若平生歡因共疏驢事徵之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已竭徵之曰我尚記得某出某書某出某書復三十餘事治中深歎以為不能及



語林卷九